

新式標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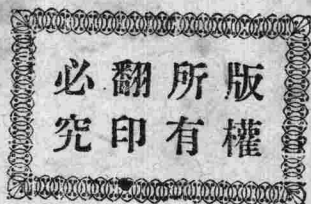
韓非子集解

掃葉山房發行

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付印
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初版

新式
標點 韓非子集解全二冊

定價大洋一元五角



註釋者 長沙王先謙

標點者 京師黃步青

印刷者 掃葉山房書局

上海棋盤街中市

發行者

掃葉山房書局

上海棋盤街中市

經售

處 各省各埠大書局

韓非子集解卷十一

長沙王先慎

永康陳益標點

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

○先慎曰。案隱云。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。以斷其賞罰。賞罰在彼。故曰外也。

一，明主之道，如有若之應密子也。

○顧廣圻曰。藏本同。今本密作宓。案說作宓。宓密同字。

明主之聽言也

，美其辯，其觀行也，賢其遠。故羣臣士民之道，言者迺弘，其行身也離世；

○王先謙曰。弘與閔同。迺弘與下汪深閔大同義。離世謂遠於事情。

其說在田鳩對荊王也。故墨子爲木鳶，

謳癸築武宮。夫藥酒用言，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。

○顧廣圻曰。藏本同。今本君作在誤。先慎曰。用張榜本作

無。案用當作思。明君聖主當作知其明主。謂藥酒思言。知者明主之所以獨知也。下說良藥苦於口。知者勸而飲之。思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。是其證。

二，人主之聽言也，不以功用爲的，

○先慎曰。用爲張榜本作爲用誤。此與下不以儀的爲闕相對爲文。

則說者多棘

刺白馬之說；不以儀的爲關，則射者皆如羿也。

○先慎曰。儀。準也。見國語周語注。

人主於

說也，皆如燕王學道也；而長說者，皆如鄭人爭年也。是以言有纖察

微難，而非務也。

○王先謙曰：以下文例之。而字當衍。

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；

○顧廣圻曰：李當作季。季良。惠施。宋鉞。

墨墨

論有迂深闊大，非用也，

○先慎曰：乾道本無迂字。顧廣圻云：今本有。今據補。

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

也；

○顧廣圻曰：畏當作魏。魏牟也。聲近誤。震當作處。瞻何。莊子讓王篇釋文云：瞻子。賢人也。淮南作詹。車當作陳。陳駢也。形近誤。狀皆當作皆狀。

言而拂難堅确，非

功也。

○顧廣圻曰：言而當作行有。

故務卜鮑介墨翟皆堅瓠也。

○顧廣圻曰：務光。卜隨。鮑魚。介之推也。墨翟二字有誤。或當作甲徒狄。先慎

曰：墨翟即田仲之譌。下說屈穀堅瓠於田仲即此。

且虞慶詘匠也，而屋壞；

○先慎曰：也字衍文。此與下句相對成文。不當有也字。

范且窮工

而弓折，是故求其誠者，非歸餉也不可。

先慎曰：餉。下說作餉。字同。

三，挾夫相爲則責望，

○顧廣圻曰：藏本同。今本挾夫作夫挾誤。

自爲則事行，故父子或怨譟，

○顧

廣圻曰：譟當依說作譟。

取庸作者進美羹，說在文公之先宣言，與句踐之稱如皇也。

○趙用賢曰：如皇。臺名。

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，吳起懷瘳實而吮傷。

○先慎曰：張榜本挾夫至此脫下且字作夫。案實疑士之

聲近而誤。懷瘳士謂欲士之病愈也。

且先王之賦頌，鍾鼎之銘，皆播吾之迹，

○顧廣圻曰：播藏本今本作潘。他書又作番。先慎曰：

張榜本作潘。云當作番。

案播潘番古字通用。華山之博也。

○王先謙曰：下然字當在也上。誤倒。

然先王所期者利也。

○先慎曰：張本無然下

二十二

字。所用者力也。築社之諺，目辭說也。

○王先謙曰：目乃自之誤。言晉文自辭說。先慎曰：趙本社作杜譌。下說正作社。

請

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，或者不宜今乎？如是不能更也。

○先慎曰：如是以下三十字。張榜本

無

鄭縣人得車厄也。

○顧廣圻曰：藏本同。今本厄作輓。案說作輓。先慎曰：厄即輓之通借字。

衛人佐弋也。

○先慎曰：乾道本無也字。顧廣圻云

藏本今本弋下有也字。今據補。

卜子妻芻弊袴也。

○先慎曰：乾道本芻作寫。趙本作爲。盧文弨云：爲凌本作寫俱譌。後作象今定爲芻。爲即象字。謂仿象也。顧廣圻云：卜當依說作

乙。先慎案盧說是。今後拾

補本改卜字不誤。說見下。而其少者也。

○王先謙曰：語意不完。依說者下奪侍長者飲四字。

先王之言，有所爲

小，而世意之大者，有所爲大，而世意之小者，未可必知也。

○先慎曰：乾

道本小上無之字。顧廣圻云：藏本今本有。先慎案依上文當有。今據補。張榜本無下說至記也十四字。

說在宋人之解書，與梁人之讀記也。

故先王有郢書，而後世多燕說。夫不適國事，而謀先王，皆歸取度者

也。

四，利之所在，民歸之；名之所彰，士死之；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

，則上不信，得所利於下，○先慎曰：信。超本作能。名外於法而譽加焉，則士勸名而

下畜之於君。○顧廣圻曰：藏本同。今本下作不。故中章胥已仕，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

者邑之半；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，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錘；○先慎曰：乾

道本託作記。顧廣圻云：藏本託作託。今本作托墓。案說作託墓。俞樾云：乾道本託誤作記。當從道藏本訂正。趙用賢本託下有墓字。則由誤讀下文而衍也。下文曰：晉國之辭仕託墓叔向者。國之錘矣。此於託字絕句。仕謂仕者。託謂託者。襄二十七年左傳衛子鮮出奔晉。託於木門。終身不仕。然則古人自有仕與託之兩途。凡託於諸侯者。君必有以養之。觀孟子可見。故曰辭仕託蓋仕可辭。託亦可辭也。墓叔向者自爲句。後人不達託字之義。誤以託墓連讀。遂於此文亦增入墓字耳。又錘字無義。疑古本止作垂。莊子逍遙遊篇。其翼若垂天之雲。崔譔曰：垂。猶邊也。其大如天一面雲也。然則國之垂。猶云國之一面。與上文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文義一律。國之垂猶邑之半。垂亦半也。今加後作錘。則不可通矣。先慎案俞說。今從藏本。此三士者，○先慎曰：三士。中章胥已叔向。言襲法，則官府之籍也；行

中事，則如令之民也，○先慎曰：中。音竹仲反。二君之禮太甚。若言離法而行遠功，

則繩外民也。○王先謙曰：繩。外。繩墨之外。二君又何禮之？禮之當亡。○先慎曰：乾道本不重禮之二字。顧廣圻云：藏本今本重。

今據補。且居學之士，國無事不用力，有難不被甲；禮之，則惰修耕戰之

功；不禮，則周主上之法；○盧文弨曰：周。當是害之譌。國安則尊顯，危則爲屈公之威

○王先謙曰。威即畏。威畏同字。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？
○王先謙曰。滅儒之端。已兆於此。故明王論李疵視中

山也。
○盧文弨曰。王當作主。

五，詩曰：『不躬不親，庶民不信。』傳說之以無衣紫，緩之以鄭簡宋襄

，
○顧廣圻曰。藏本緩作綬。今本緩之作子產皆誤。宋襄二字連上讀。先慎曰。此言鄭簡謂子產宋襄與楚人戰二條。緩字未詳所當作。責之以尊厚耕戰。當作責尊厚以耕戰。之字衍。尊厚猶貴富。謂人君。夫不明分，不責誠，而以躬親位下，

○顧廣圻曰。藏本緩作綬。今本緩之作子產皆誤。宋襄二字連上讀。先慎曰。此言鄭簡謂子產宋襄與楚人戰二條。緩字未詳所當作。責之以尊厚耕戰。當作責尊厚以耕戰。之字衍。尊厚猶貴富。謂人君。夫不明分，不責誠，而以躬親位下，

○顧廣圻曰。藏本緩作綬。今本緩之作子產皆誤。宋襄二字連上讀。先慎曰。此言鄭簡謂子產宋襄與楚人戰二條。緩字未詳所當作。責之以尊厚耕戰。當作責尊厚以耕戰。之字衍。尊厚猶貴富。謂人君。夫不明分，不責誠，而以躬親位下，

○顧廣圻曰。藏本緩作綬。今本緩之作子產皆誤。宋襄二字連上讀。先慎曰。此言鄭簡謂子產宋襄與楚人戰二條。緩字未詳所當作。責之以尊厚耕戰。當作責尊厚以耕戰。之字衍。尊厚猶貴富。謂人君。夫不明分，不責誠，而以躬親位下，

○顧廣圻曰。藏本緩作綬。今本緩之作子產皆誤。宋襄二字連上讀。先慎曰。此言鄭簡謂子產宋襄與楚人戰二條。緩字未詳所當作。責之以尊厚耕戰。當作責尊厚以耕戰。之字衍。尊厚猶貴富。謂人君。夫不明分，不責誠，而以躬親位下，

○顧廣圻曰。藏本緩作綬。今本緩之作子產皆誤。宋襄二字連上讀。先慎曰。此言鄭簡謂子產宋襄與楚人戰二條。緩字未詳所當作。責之以尊厚耕戰。當作責尊厚以耕戰。之字衍。尊厚猶貴富。謂人君。夫不明分，不責誠，而以躬親位下，

○顧廣圻曰。藏本緩作綬。今本緩之作子產皆誤。宋襄二字連上讀。先慎曰。此言鄭簡謂子產宋襄與楚人戰二條。緩字未詳所當作。責之以尊厚耕戰。當作責尊厚以耕戰。之字衍。尊厚猶貴富。謂人君。夫不明分，不責誠，而以躬親位下，

○顧廣圻曰。藏本緩作綬。今本緩之作子產皆誤。宋襄二字連上讀。先慎曰。此言鄭簡謂子產宋襄與楚人戰二條。緩字未詳所當作。責之以尊厚耕戰。當作責尊厚以耕戰。之字衍。尊厚猶貴富。謂人君。夫不明分，不責誠，而以躬親位下，

○顧廣圻曰。藏本緩作綬。今本緩之作子產皆誤。宋襄二字連上讀。先慎曰。此言鄭簡謂子產宋襄與楚人戰二條。緩字未詳所當作。責之以尊厚耕戰。當作責尊厚以耕戰。之字衍。尊厚猶貴富。謂人君。夫不明分，不責誠，而以躬親位下，

獵。故明主信如曾子殺彘也。

○顧廣圻曰：藏本今本主下有表字。按：非也。此當有尊字。

患在尊厲王擊警鼓

，與李悝謾兩和也。

○顧廣圻曰：尊字當衍。上文所錯入也。

右經

○先慎曰：乾道無此二字。顧廣圻云：今本此下有右經二字。乾道本藏本無。下卷同。按此當有。今據補。

一，宓子賤治單父，有若見之，曰：『子何驪也？』宓子曰：『君不知不齊不肖，
○先慎曰：乾道本不齊二字作賤誤。今據張榜本改。使治單父，官事急，心憂之，故驪也。』

有若曰：『昔者舜鼓五絃，歌南風之詩，而天下治。今以單父之細也，治之而憂，治天下將奈何乎？』故有術而御之，身坐於廟堂之上，有處女子之色，無害於治；無術而御之，身雖瘁驪，猶未有益。

楚王謂田鳩曰：『墨子者，顯學也，其身體則可，
○王先謙曰：身體當作體身。誤倒。其言多

不辯，何也？』

○先慎曰：各本多下有而字。顧廣圻云：而字當衍。先慎案御覽五百四十一引無。今據刪。

曰：『昔秦伯嫁其女於晉

公子，令晉爲之飾裝，

○先慎曰：御覽引無令晉二字。

從文衣之媵七十人。

○先慎曰：各本文衣作衣文。據御覽乙。

至晉，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。此可謂善嫁妾，而未可謂善嫁女也。楚

人有賣其珠於鄭者，爲木蘭之櫃，薰以桂椒，

○先慎曰：各本作薰桂椒之櫃。今據藝文類聚八十四御覽七百十三又八百三八

百二十八初學記二十七引改。

綴以珠玉，飾以玫瑰，輯以羽翠，

○先慎曰：藝文類聚御覽引均作綴以翡翠。

鄭人買其櫝

而還其珠。此可謂善賣櫝矣，未可謂善鬻珠也。今世之談也，皆道辯

說文辭之言，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。墨子之說，傳先王之道，論聖人

之言，以宣告人；若辯其辭，則恐人懷其文忘其

○顧廣圻曰：此下當有用字。

直以文害

用也。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，故其言多不辯。

墨子爲木鳶，三年而成，

○顧廣圻曰：爲一句。下同。

蜚一日而敗。

○顧廣圻曰：五字爲一句。下同。

弟子曰：

『先生之巧，至能使木鳶飛。』

墨子曰：

○盧文弨曰：張本有吾字。

『不如爲車輓者巧也

，用咫尺之木，不費一朝之事，而引三十石之任，致遠力多，久於歲

數。今我爲鳶，三年成，蜚一日而敗。』惠子聞之曰：『墨子太巧，

巧爲輓，拙爲鳶。』

宋王與齊仇也，築武宮，

○張榜曰：蓋王
偃時樂以備齊。

謳癸倡，行者止觀，築者不倦。

王聞，召而賜之。對曰：『臣師射稽之謳，又賢於癸。』

○先慎曰：稽御覽五百
七十二引作替。下同。

王召射稽，使之謳，行者不止，築者知倦。王曰：『行者不止，築者

知倦，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？』

○先慎曰：張
榜本無勝字。

對曰：『王試度其功，癸四

板，射稽八板；擿其堅，癸五寸，射稽二寸。』

夫良藥苦於口，而智者勸而飲之，知其入而已疾也。

○盧文弨曰：
下當作已。

忠言

拂於耳，而明主聽之，知其可以致功也。

二，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，必三月齋，然後能觀之。

燕王因以三乘養之。

○先慎曰：乘下
當有之率二字。

右御冶工

○先慎曰：乾道本治作治。趙本作
治工與下文合。是也。今據改。

言王曰：

○先慎曰：
言當作謂。

『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，今知王不能久齋，以觀無用之器

也。○先慎曰。乾道本以上有今字。顧廣圻云。藏本今本以上無今字。今據刪。故以三月爲期。凡刻削者，以其所以削必

小。今臣治人也，無以爲之削。此不然物也，王必察之。『王因囚而

問之，果妄，乃殺之。治又謂王曰：

○先慎曰。各本又作人。據御覽九百五十七引改。

『計無度量，言

談之士，多棘刺之說也。』一日，燕王徵巧術人，

○先慎曰。乾道本作一曰好徵巧。王渭云曰下當脫燕王二字

。選注有。先慎案張榜本一曰作燕王無。一曰二字亦非。徵卽徵字。形近而誤。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九百十引正作燕王徵巧術人。是其證。今據改。御覽五百三十引作燕王欲攻衛。白孔六帖八十三引作燕王好徵巧九十七引作燕王好徵巧並誤。然皆有燕王二字。

衛人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，

○先慎曰。乾道本請以作日能以三字。藝文類聚御覽引並作請以二字。今據改。張榜本請以二字作有請爲以四

字亦誤。燕王說之，養之以五乘之奉。王曰：『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。』

客曰：『人主欲觀之，

○先慎曰。乾道本無客曰二字。顧廣圻云。今本句上有客曰二字。先慎案有者是也。據今本增。藝文類聚引有曰字。

必半歲

不入宮，不飲酒食肉，雨霽日出，視之晏陰之間，而棘刺之母猴乃可

見也。』燕王因養衛人，不能觀其母猴。鄭有臺下之治者，謂燕王曰

：『臣爲削者也，

○先慎曰。乾道本無爲字。盧文弨云。臣下張本有爲字。顧廣圻云。藏本有。今據補。

諸微物必以削削之，

○先慎曰

●乾道本不重削字。顧廣圻云：藏本今本重削字。今據補。

而所削必大於削。今棘刺之端，不容削鋒，難以治

棘刺之端。

○盧文弨曰：凌本無此句。

王試觀客之削，能與不能可知也。」王曰：「善

。」謂衛人曰：「客爲棘削之，」

○盧文弨曰：此下多脫文。孫云文選魏都賦注引王曰客爲棘刺之端。何以理之，理必本是治字。今此接削之二字誤

●當刪。顧廣圻曰：削當作刺。之。下當有母猴何以四字。

曰：「以削。」

○先慎曰：以。讀爲已。

王曰：

○先慎曰：各本無王曰二字。盧文弨云文選注有王曰二字。今據補。

吾欲觀見之。」

○盧文弨曰：選注引吾欲觀客之削也。顧廣圻云：見字衍。

客曰：「臣請之舍取之。」因逃。

兒說，

○先慎曰：乾道本兒作見。顧廣圻云：今本見作兒。案兒是也。兒說見呂氏春秋君守篇淮南人閒訓。先慎案顧說是。今據改。乾道本連上。今依張榜本趙本提行。

宋人善辯者

也，持白馬非馬也，服齊纓下之辯者。

○先慎曰：藝文類聚九十三引白馬下有之字。

乘白馬而過關，

則顧白馬之賦。

○先慎曰：顧。視也。古人馬視。當別毛色。故過關視馬而賦。不能辯也。

故籍之虛辭，

○先慎曰：之字衍。藝文類聚引無之字。虛字作空。

則能勝一國；考實按形，不能謾於一人。

夫新砥礪殺矢，彀弩而射，雖冥而妄發，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。然而

莫能復其處，不可謂善射，無常儀的也。

○先慎曰：張榜本當作嘗。下仍作常。

設五寸之的，

引十步之遠，

○先慎曰：十步當作百步。

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，

○先慎曰：問辯篇全作中。

有常儀的也，

有度難而無度易也。有常儀的，則羿逢蒙以五寸爲巧；

○先慎曰：乾道本無逢字。顧廣圻云：今本羿下有逢字。

●案依上文當補●問辯篇有逢字●今據增。

無常儀的，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爲拙。故無度而應之，則

辯士繁說；設度而持之，雖知者猶畏失也，不敢妄言。

○王先謙曰：也字當在言下。

今

人主聽說，不應之以度，

○顧廣圻曰：句絕。

而說其辯；

○顧廣圻曰：逗說讀如悅。

不度以功，

○顧廣圻曰：

句絕

譽其行，

○顧廣圻曰：句絕。

而不入關；

○顧廣圻曰：句絕。藏本同。今本不度下有之字。譽上有而字。無而不入關四字。皆誤。上文云：不以儀的爲關。此其說也。

此人主所以長欺，而說者所以長養也。

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，王使人學之。所使學者未及學，而客死，

王大怒誅之。王不知客之欺已，而誅學者之晚也。夫信不然之物，而

誅無罪之臣，不察之患也。且人所急，無如其身，不能自使其無死，

安能使王長生哉？

鄭人有相與爭年者，一人曰：『吾與堯同年。』

○先慎曰：乾道本無一人曰吾與堯同年八字。今據御覽四百九十六意

林引

增。其一人曰：『我與黃帝之兄同年。』

○先慎曰：意林兄下有弟字

御覽引無我。並作吾。訟此而不決

○盧文弨曰：藏本作訣。先慎曰：趙本作訣誤。御覽作決。

以後息者爲勝耳。

○先慎曰：意林息作罷。案此謂皆無情理。故以辭長者爲勝。

客有爲周君畫莢者，

○盧文弨曰：英譌。下同。前作策。策筴同。

三年而成。君觀之，與髮莢者同狀

○先慎曰：髮本作髮。玉篇髮同髮。史記貨殖傳木器聚者千枚。注：徐廣云：髮。漆也。漢書皇后傳殿上髮漆師古云以漆漆物謂之髮。今關東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拍漆。拍即髮聲之轉。此謂所畫不辨黑白。與漆筴同也。

周君大怒。畫莢者曰：『築十版之牆，鑿八尺之牖，而以日始出時，

加筴其上而觀。』

○先慎曰：如筴於牆牖之上。以觀其畫也。案此即西人光學之權輿。

周君爲之望見其狀，盡成龍蛇

禽獸車馬，萬物之狀備具。周君大悅。此莢之功，非不微難也。然其

用與素髮筴同。

○先慎曰：素。未畫也。此言畫筴之用。何異素髮。

客有爲齊王畫者，齊王問曰：『畫孰最難者？』曰：『犬馬最難，』

○先慎曰：各本無下最字。據藝文類聚七十四

御覽七百五十意林引補。犬作狗。下同。『孰易者？』曰：『鬼魅最易。』夫犬馬人所

知也，日暮罄於前，

○盧文弨曰：詩大明俛天之妹。韓詩作馨是。馨俛同義。說文俛一訓聞見。蓋俛從見。是有見義。馨馨本同。以俛爲義。當爲朝夕見於前也。先慎曰：御覽引馨

作觀。

下同。不可類之，故難；鬼魅無形者，

○先慎曰：各本魅作神。案神當依上文作魅。藝文類聚意林御覽引止作魅。今據改。意林形下有像字。

不罄於前，故易之也。

○先慎曰：藝文類聚御覽不上有無形者三字。

齊有居士田仲者，

○盧文弨曰：即陳仲子。

宋人屈穀見之，

○盧文弨曰：文選七命注引穀作穀。下有往字。見之下有謂之二字。

曰：

穀聞先生之義，不恃人而食。

○先慎曰：各本恃下有仰字。盧文弨云：仰字疑衍。下選注引無。今據刪。

今穀有樹瓠之道

，巨聲近而誤。當作巨。之道二字衍。

堅如石，厚而無竅，

○盧文弨曰：選注此下不同云。而效之先生。田仲曰：堅如石。不可剖。而斷厚而

無竅。不可以受水漿。吾無用此瓠以爲也。屈穀曰：然其棄物乎。曰：然。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。亦無益人之國矣。猶可棄之瓠也。田仲若有所失。慚而不對。

獻之。『仲曰：『夫

瓠所貴者，謂其可以盛也。今厚而無竅，則不可剖以盛物；

○顧廣圻曰：剖字當衍。

而任重如堅石，

○顧廣圻曰：任重二字涉下節而衍。如堅當作堅如。

則不可以剖而以斟；

○顧廣圻曰：下以字當衍。

吾無以

瓠爲也。』曰：『然，穀將弃之。

○先慎曰：乾道本稟上有以欲二字。今據張榜本刪。

今田仲不恃人而食，

○先慎曰：各本恃下有仰字。說見上。張榜本無田字。

亦無益人之國，亦堅瓠之類也。

虞慶爲屋，

○盧文弨曰：下三條宜連。顧廣圻曰：慶卿也。慶卿，同字。呂氏春秋別類篇云：高陽應高誘注：或作臚。

謂匠人曰：『屋太尊』

○盧文弨

曰：嫌其太崇也。

藏本太作大。

匠人對曰：『此新屋也，塗濡而椽生。夫濡塗重而生椽撓

，以撓椽任重塗，此宜卑。』虞慶曰：『不然，

○先慎曰：乾道本此五字在夫濡塗重上。顧廣圻云：藏本同。今

本虞慶曰不然五字在此宜卑下誤。先慎案今本是也。夫濡塗重而生椽撓，正申塗濡椽生之義。以撓椽任重此宜卑辨虞卿屋太尊之說。皆匠人之詞。宋本誤以虞慶曰不然五字於夫濡塗重上。文義不可通。藏本沿其誤。今改從今本耳。

更日久，則塗乾而椽燥。塗乾則輕，椽燥則直，以直椽任輕塗，

○先慎曰：乾

猶本無以直二字。顧廣圻云：藏本直下有以直二字。今據補。今本無以字。

此益尊。』匠人詘，爲之而屋壞。一日，虞慶

將爲屋，匠人曰：『材生而塗濡，夫材生則撓，塗濡則重，以撓任重

，今雖成，久必壞。』虞慶曰：『材乾則直，塗乾則輕，今誠得乾，

日以輕直，雖久必不壞。』匠人詘，作之，成有間，屋果壞。

范且曰：

○顧廣圻曰：范唯也。且唯同字。

『弓之折，必於其盡也，不於其始也。夫工人張

弓也，伏檠三旬而蹈弦，一日犯機，是節之其始，而暴之其盡也，焉

得無折？且張弓不然，○先慎曰。張榜本趙本作范且曰不然。誤。此皆范且自謂。不應有曰字。伏櫜一日而蹈弦，三旬

而犯機，是暴之其始，而節之其盡也。『工人窮也，爲之，○先慎曰。工窮於詞。依且

爲之弓折。

范且虞慶之言，皆文辯辭勝，而反事之情，人主說而不禁，此所以敗

也。夫不謀治強之功，而豔乎辯說文麗之聲，是卻有術之士，而任壞

屋折弓也。故人主之於國事也，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。○王先謙曰。擬之不能

遠過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，○顧廣圻曰。連上十一字爲一句。乾道本以下皆誤以范且提行。爲虛辭，其無用而勝

，實事，其無易而窮也。○顧廣圻曰。爲虛辭。逗。其無用而勝句絕。實事逗。其無易而窮也句。以上今失其讀。先慎曰。無易者。其道不可易。人主多

無用之辯，而少無易之言，此所以亂也。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輟，

而人主說之不止，是貴敗折之類，而以知術之人爲工匠也。不得施其

技巧，○顧廣圻曰。不上當有工匠二字。故屋壞弓折；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，故國亂而主